

在我最初制作高端人物访谈节目的时候，曾深受香港电台的《杰出华人》系列的影响。最富成就的人物，扎实生动的内容，有一定深度的对话，这是我节目的要求。头两年节目以“成功故事”为主，谁有名就采访谁，什么传奇就谈什么。慢慢地，开始不满足了。无论怎样传奇，无论多么重要，都不一定与你我相干。再说，新闻已经报道过，历史已经评价过，还要你再讲一遍？面面俱到地报年谱，又能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呢？我苦恼着，一遍遍回放采访的录像，结果发现，那些经得起反复回味的片段往往与所谓成功结果无关。它们不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激动瞬间，不是艺术杰作被天价拍卖的屏息时刻，而是与过程相关的一个个困境，是期待与现实的落差，当事人的彷徨无助，以及在苦闷中体味细微温情，这些才是人性的相通之处，是大浪淘沙后留下的熠熠真金。

于是这以后的采访，我有意识地多谈“人”，少谈“事”，多谈“困境”，少谈“成功”，以期找到被采访人与观众的共鸣。当我问何时找回心灵的安宁时，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告诉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决定告诉妻子真相。真相给人自由……我从我的母亲那里学到了在逆境中生存的勇气。她常说，人

生中不顺利是常态，顺利才是暂时的。”这世界上口才比克林顿好的实在不多，但我相信他的话是真诚信的。同样地，我能够体会成龙的真诚。他在我就“小龙女”事件旧事重提的时候说：“我真的一直防着我太太，因为我怕她把我的财产卷走，我一直只给她够用的零花钱而已……那一天，我给她打电话，没好气地告诉她我发生的事情，我希望她生气，希望她骂我，然后我就可以说，算了，离婚吧。但她没有，反而

博客丛林

少谈成功 多谈困境

杨澜

让我别管地，先去把别人照顾好。我傻了，真的傻了！后来，我就改了遗嘱，把财产的一半交给她，另一半捐给基金会。”我一边采访一边想：“可怜的女人，她本来就应该得到你的财产的那一半。”但我没忍心打断成龙的叙述，他的感动和他自我感觉的“慷慨”都是真实的。

有时，成功本身就是一种困境。近几年我采访的人士中不少是我认识多年或曾经采访过的，如陈天桥、江南

春。他们走过创业初期的艰辛与惊险，一步跨上纳斯达克的这匹快马，飞扬的股价，高涨的业绩使他们成为资本的宠儿。不过，还来不及高兴太久，这匹烈马就使出了顽劣的性子，它的贪婪、喜新厌旧和冷酷无情让人不寒而栗。

还有一种困境，叫万众瞩目。如陈凯歌、冯小刚，如妮可·基德曼、休·杰克曼。当初人们那个捧啊，曾经人们那个损啊，哪里有你辩白的余

地？妮可刚踏入好莱坞，坊间相传她不过是傍上了汤姆·克鲁斯，试图走捷径的美妞而已；陈凯歌拍了《无极》，故事的确牵强了些，受到揶揄后，用词也意气了些，谁料得到这引来山摇地动的“馒头”风暴，真能将人活吞了似的。人一旦受到过度的关注，就成了某种象征，周围人对他的（她）的评价往往就夹杂了许多其他内容，当事人大概只有一边接着，一边向上苍祷告。

比外界压力更难受的一种困境叫自我怀疑。哲学家周国平是位智者，就连他也逃不脱这重困境，甚至因为敏锐善感，他的痛苦比旁人还要来得更深切些。当他一个人被下放到偏远的山城，寂寞难当，他有理由怀疑自己是否会终老于此；当他高考返城，在婚姻之外邂逅爱情，他长期在责任和情感的选择中辗转难眠；当他心爱的女儿姐姐在婴儿期就被诊断得了绝症，他和妻子就不得不为保全女儿的眼睛还是生命而痛苦选择。这生命的难以承受之重，旁人又怎么会体会？哲学，又如何能帮得上忙呢！

其实，个人的困境往往也属于时代。心灵的空缺，强烈的不安全感，生活的颠簸和感情的摇摆可能属于每一个人。我们的困境如此真实，而我们的欲望又如此强烈，所以整个社会都在一种焦躁中拼命狂奔，心事重重，生怕被这个已经去三落四的时代甩在身后。

一种单纯而宁静的心情显得陌生了。这也许是我们真的应该开始谈的话题。但这，又似乎不是一个谈话节目可以承担的。制片人拿着选题单子来跟我商量；做些创业致富的人物吧，观众还是对怎么赚钱感兴趣。

“哦……”这是我的困境。准确地说，是困境之一。

“对你很重要的东西，竟然就是伤害自己吗？”她冷声道。

“我很难受。”我流下眼泪，沈佳仪，我好傻，没有办法继续追你了，我的心里非常难受，非常难受。”

电话那头的沈佳仪很快就回答了我。

“那就不再追了啊！”她也还是歪着脑袋。

我回到计算机前，在号啕大哭中敲打键盘，写了一封长信给沈佳仪说再见。

再见，再见，再见。

你永远都看不见我放弃的背影有多么伤心，我的幼稚出自自我热血的根性，就是靠着这股热血，我才能喜欢你这么久。

而这分热血，竟成了你否定的无谓存在。

八年了，喜欢沈佳仪第八年了。喜欢这个女孩的每一天都让我朝气

十足，每次从睡梦中醒来都期待今天生存的意义。让我快乐、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有非常特别的事物，让我今夜痛哭失声。

我明白了沈佳仪与我之间个性的矛盾。身边的朋友也总是以我正经八百的沈佳仪与搞怪冲动的我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互斥，而是一种反差的浪漫。

人生没有意外，只能说是命运使然。却因为一场荒唐又热血的怪比赛，让我与深深喜欢的女孩从此在爱情的路上分道扬镳。

不久后，我交了女朋友。沈佳仪也交了男朋友。

但我们之间的故事，却没有因此结束。八年的喜欢，让我们之间拥有了更深刻的联系，比情人饱满，比朋友扎实。

Chapter 19

放弃很苦，真的很苦。苦到我完全想象不到任何比喻去装它。

在我学习、或者说习惯“不能跟沈佳仪在一起了”的日子里，我也得重新连接自己与沈佳仪之间的情感。多半是刻意回避吧，我有好几次在电话里头祝福沈佳仪与她的男朋友，听她缓缓诉说他们之间的相处，就像……真正的朋友一样。

而我，与我在一起的女友，呢称呼叫毛毛狗。

与毛毛狗交往，对我来说是个很难形容的爱情经验。我在追求沈佳仪的八年岁月里耗尽了力气，个性里许多疯狂的杂质都已烧尽，因此我以一种平平淡淡的节奏，重新去学习喜欢另一个女生。

这一喜欢，又是另一个漫长的八年。

就在我与毛毛狗在一起几个月后，沈佳仪跟朋友竟然草草分手了。我在电话那头听到这个消息，精神整个抖擻起来。

“未免也太快了吧，为什么会分手？”我惊讶，心情却很好。

“喂，你干嘛说出惊讶的样子？你听起来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沈佳仪的语气也没什么伤心。

“你没有选我，却选了他，那么他显然更好不是？怎么会对你这样的人提出分手？”我有些难以想象。

“要跟谁在一起，这跟他好不好关系不大吧？”沈佳仪顿了顿，慢慢说，“其实从很久以前，我就在猜你是不是在喜欢我了。”

“可是我装得很像吧？”我笑。

“不管你装得再怎么样普通朋友，我还是可以感觉到我对你的喜欢……不，应该说这是重视。”沈佳仪一个字一个字慢慢

强调，“你对我，很重视。”

“……”

“让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某种沉重的情感压迫我的胸口。我的呼吸骤止。

“从来，就不讨厌吗？”我吐出一口长气。

“怎么可能……我很喜欢，你喜欢我。”她小心翼翼地回答，像是话中每个字，都有独特的重量。

那重量挤压着我。我沉默了很久，沈佳仪也没有说什么。

许久。

“那，你还是没有说为什么分手啊？是他对你不好吗？还是你又喜欢上了另一个男生？”我故作轻松。

“都不是。我只是觉得，他不够喜欢我。”电话那头，沈佳仪若有所思的叹气，“其实我也知道自己这样不好，但就是无法不提出分手。经历过你是怎么喜欢我，就会觉得其他人对我的喜欢，无论如何都没办法跟你相比……”



九把刀 著

随笔

二七广场

长安君

1979年1月，我从焦作农村转到豫东的一座小城，第三次路过郑州。之前，我也曾来过郑州，只因年龄太小，没有什么记忆。

我的舅舅在郑州工作，舅舅家住“郑州人民剧院”后面的一条小巷内。他家的房子很小，小巷也十分狭窄，所以我常常跑到二七路上，那是当时郑州最繁华的街道。第一，我要去看郑州市百货大楼，那是我见过的最高的楼，只要有楼，可以在那里买到许多好吃好玩的东西；第二，就是去看二七纪念馆。每到整点时，那二七塔上的大钟敲响《东方红》的乐曲，我就站在塔下，静静地聆听，那可是我曾听到的最美妙的音乐。

1980年，我来郑州上学，经常与同学一起去二七广场游玩。在二七广场西北角，现在华联商厦的位置，有一家烩面馆。五角钱，一大碗面，加上一根辣椒，吃得满头大汗，对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讲，那可是最高级的享受了。如今，烩面早已更新换代，价格一涨再涨，碗越来越小，味道却远不如以前。

在上学的第一年，曾与同学一起去登二七塔。读着那些图片和文献资料，我对二七大罢工的史实有了更加感性的认识。郑州号称二七名城，纪念馆至今仍是我们的标志性建筑，但现在的郑州人，了解“二七”含义的恐怕已经不多多了。

1992年10月，我从外

地调来郑州工作。刚开业不久的亚细亚商场，是我常去的地方。清新幽雅的环境，温馨体贴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总让我流连忘返。在亚细亚商场的一次广告语征集活动中，我获得了一个优秀奖。有半年时间，商场将每期的《亚细亚人报》寄给我。那时，亚细亚的野太阳，在我的心目中，是那样光彩照人。

后来，正是由于二七广场的五大商场所引发的那场“商战”，使郑州商业声名鹊起。从此，郑州人的衣食住行，郑州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再后来，是五彩购物广场开了又关，标志着亚细亚商业帝国的陨落。接着，北京华联和金博大先后开业，二七广场又燃起战火。但是，那个时期，或许是因为年龄渐长，阅历增加，我对二七广场的关注已开始慢慢减少。

经常路过二七广场，看见那里建起了漂亮的连廊，知道好几家商场改买家用电器，但我很少在那里停留。说来惭愧，至少十年时间内，我没有再登二七纪念馆，没有再次走进亚细亚商场。我不再有同学，现在有多少郑州人，和我一样，只是在心中“想”自己的二七广场。

我惊讶自己的势利，惊讶自己的浮躁，惊讶自己的无情。那些曾经令我感动万分的，曾经让我心向往之的，曾经让我魂牵梦萦的，都犹如过眼云烟。曾经拥有的那份感动，那份美好只能化作记忆，留存在我的心灵深处。

金老板财大气粗。这天，他心血来潮，要请税务局的郭税官吃饭。

金老板喊过来那会计，让他去安排。金老板说：“老郭他就是个萝卜，也要用茅台把他泡软。税务局的管道，一定要疏通！”

说实话，请税务局官员吃饭，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些年，在老板和郭税官之间，那会计没少做准。别看金老板肥得浑身冒油，但总是想占国家税款的便宜。而郭税官呢，脾气秉直，为国家护税，寸步不让。今天，请他吃饭，

小小小说

金老板请客

秦腔

一旦他黑下脸来，那可就不好看了。

人怕见面，树怕剥皮。那会计决定还是到税务局去，见郭税官一面。

郭税官听那会计说明了来意，反问了一句：“你是来害我的吧？”

那会计堆着笑脸说：“哪能呢，一向是敬重您的！其实，金老板请客，对您来说，也是个机会呀，您可以当面向他宣传税法嘛！”

郭税官一笑：“这么说，今天，就是鸿门宴，我也要去了嘛。我就不相信，金老板能把我灌醉！”

那会计和郭税官咬好了牙印，回到公司，向金老板作了汇报。然后，他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做了些必要的准备。

郑州地理

石佛

朱永忠

石佛位于郑州市区西北10.5公里，环城铁路西侧，是郑州市石佛镇人民政府所在地。石佛村西北隅原有古寺一座，据村中老人口碑相传和寺内石碑记载，该寺始建于唐朝初年。寺内有石雕佛像一尊，坐高两米有余，雕刻艺术精巧，佛像神态活现，栩栩如生，形象逼真，故名石佛寺。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郑州志》记载：“在州西北三十里有石佛寺”。村以寺名，简称“石佛”。

石佛村居住着汉、回两族人民。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回族白氏始祖从皋村来石佛落户，盖三间草房为清真寺，尔后杨、刘等回族群众相继而来，1936年从原址往西迁60米重建清真寺，1954年，1957年又先后建南北讲堂（阿訇讲经的地方），每逢星期五，回族群众到清真寺诵经礼拜（也称主麻）。汉回两族人民信仰不同，但他们和睦相处，融合于一体亲如兄弟，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

石玉

块土地上。

石佛建国前有集市，逢农历双日集，有饭店、粮行、药铺、杂货店等，是周围十里八村的农副产品集散地。1951年石佛成立了供销合作社，代替了私营的集贸市场。1981年以后，石佛集市逐步兴起，繁荣。还有小满、农历六月十三两次大型庙会。



盘马弯弓(篆刻) 树声

喝着越有！”

三个人哈哈大笑，叮叮咣咣地碰着酒瓶子，吃一筷子鸭蛋，吹一口酒瓶子，不知不觉间，鸭蛋吃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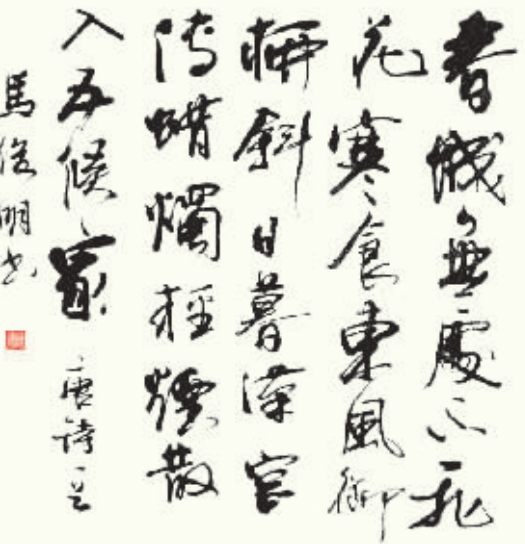
金老板又喊上鸭蛋，被郭税官拦住了。郭税官说：“我表演个节目，给你们看看。”郭税官说着，用筷子夹了掏空蛋壳，虽然没掏出来什么，却把筷子头伸进嘴里了。只见他津津有味地嚼了嚼筷子头，然后吧唧吧唧嚼着，对着酒瓶子，喝了一口酒。郭税官说：“就着空蛋壳喝酒，这叫无中生有！”

金老板看着看着，眼圈儿红了，声音也呜咽了：“老郭，想当年，穷困潦倒，我也吃过空蛋壳！”

郭税官说：“金老板，现在你发财了，可不能忘本啊。大河有水小河满，税收上来了，才能国富民强啊！我今天来，各报账，对金老板说：‘这是咱公司该缴纳的税金总额，请您过目、签字。’金老板看看单据，摸出笔来，刷刷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签得龙飞凤舞。

那会计随郭税官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次日，金老板把那会计叫到办公室，指天指地，骂了一顿。骂完，对那会计说：“你別生气，我是骂自己呢。”



[唐]韩翃诗(书法)

马俊明